

前紀世九六

江道源著

中華基督教對於醫藥之貢獻

保祿印書館印

目錄

弁言 一

I 唐代基督教醫學之痕跡

A 景教之直接影響

B 回回教之間接關係

II 元代基督教醫學史之鱗爪

A 基督教復興

B 基督教醫士遍朝野

III 明清之際入華天主教士在醫學上之成績

A 西學先驅

B 開辦醫院

C 設立孤兒院及聖母會

D 溝通醫術

E 進講解剖

F 充任太醫

G 其他會士及俄國教士協同醫治

代跋

參考書目

一

一一二

一一四

三三

三七

四〇

四三

四七

四九

五三

五五

五七

弁言

本年四月七日乃聖方濟各沙勿略由葡萄牙里斯本啟洋東來傳教四百週年。這位大宗徒，在十一年之短期間，東奔西走，跋山涉水，顛導遠東（印度南洋羣島日本中華）人民，皈依公教，竟獲數十萬之多，洵奇跡也。中華人傳教政策，嘗注重教育，揭起「學術傳教」之旗幟；在他致歐洲友人書翰內，嘗提起東來教士，應有精深的天文地理智識；又述及他直到中國日本宮殿和各大學宣教之宏願。一五五二年，十二月三日，聖人志未竟而去世于吾國上川島。他的「學術傳教」的呼聲，已深入將來教士的心坎。果爾，日後追隨聖人芳踪，到中國的教士「小心翼翼」地，和「斐然成章」地，實現了聖人那「學術傳教」的高明計劃。茲逢聖人東來傳教四百週；不佞無似，無以

表揚感激其功德，爰作是篇，聊作紀念。然何以不以「學術」命題來得大方？因「學術」二字範圍太廣，恐有貪多嚼不爛之虞，故寧儉，僅以「醫學」一門爲限，且醫學一門之範圍亦大大縮小，祇道及十九世紀以前之事跡；求其便利耳，非圖作專門之研究。故考證淺膚，引徵貧瘡；尙望讀者鑒宥賜教是幸！

I 唐代基督教醫學之痕跡

A 景教之直接影響：基督教傳教士之直接佈命，是拯救神靈；然照料肉體，與前項使命有解不開的關係；歷代教士，謹守耶穌「你們須醫疾淨癩」(賽·拾章·八節)之聖訓，直接或間接從事療治工作。準此原理，景教(基督教別派，一名聶思脫里教)既于唐太宗貞觀九年流傳中土，則西方醫學，亦當同時輸入。張星烺歐化東漸史論

「西國醫學之傳入」云：「醫術可以減輕病人痛苦，得人歡心，除祛隔閡，教士似深知之；古代景教徒在阿刺伯帝國之得以興旺者，擅長歧黃術，亦其一因也。醫院藥房醫治身體之外，尙可醫治靈魂也。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士曾努力輸入西洋醫學，無記載可考。路德新教徒入中國後，西洋醫藥始傳入中國，最早者，爲種痘法。有謂爲西班牙人于一八〇三年傳入中國者。據確實記載，則英國東印度公司醫官皮爾遜 (Al. Pearson) 于一八〇五年傳種痘於中國」(關種痘問題見本文末代跋)——張君說：『古代景教徒在阿刺伯得以興旺者，擅長歧黃術亦其一因也』的話，恰好作我國西醫輸入，當始自景教傳進中國時之旁證。

景教傳入中土，卽大受唐代帝王尊崇，頗有發達氣象。唐太宗貞觀九年(紀年六三五年) 波斯景教士阿羅本 (al-Ruben?) 率同道二

十一人至長安宣教；太宗（六二七—六四九年）欽命宰相房玄齡迎賓入內廷，翻譯經前，宏宣教義，于義寧坊造教堂一所，名「大秦寺」。高宗（六五〇—六八三年）令于諸州興建景教堂宇，封阿羅本爲鎮國大法王。羅含（abraham）爲總主教，及烈（Cyrille）爲主教。玄宗（七一三—七五四年）令寧國等五王親臨教堂，舉行祈禱大禮。天寶初年（七四一年）玄宗命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玄宗）御照懸諸教堂。天寶三年（七四四年）波斯新來主教佶和（George）與羅含，普論（Paulin）等，在「興慶宮」，大事祭禱。肅宗（七五六—七六二年）于武靈等五城勅建教堂。代宗（七六二—七七九年）每于萬壽節（有謂耶誕節）在教堂獻香開筵。德宗（七八〇—八〇五年）授景教主教伊斯（Yazb-bozed）爲金紫光祿大夫朔方節度副使試殿中監。中書令汾陽王郭子儀信教最誠，與伊斯交情甚厚，

郭氏一公子取名穆護，穆護譯作博士，乃當時景教士之尊稱。據逸經一卷三期幽谷之李太白與宗教一文，謂占「詩仙」之上雲樂，可以測知李白對於景教有深切的研究，又太白之康老胡雛歌一文，據近人的考證，亦含有基督教的口吻不少。當時景教之盛況，概可想見。

• 此固唐代帝王提倡獎掖之功，然景教士才學之優越，醫術之精明，當然也是個中因素之一。嘗考波斯及敘利亞景教徒學術之活動，曾轟動一時。修院學校林立，而厄德瑟學校，尼西伯學校尤為馳名。

• 修士教士等，不但攻讀聖經和神學哲學，而且深究希臘醫學；故醫學人才多出自教會高級人員中。五世紀初，馬祿達 (Marouta de Maypheat) 主教，任波斯王雅士德嘉 (Yazdergerd) 太醫。六世紀主教裴樂厄 (Béroé) 亦為波斯王太醫；而其友厄利塞 (Elisée † 537) 宗主教同為良醫。葛斯洛王在位時，有太醫名若瑟，于五五二年陞宗主

教，五五五年若瑟委任葛斯洛某太醫，爲查伯城 (Zabe) 主教。五六七年，繼若瑟爲宗主教的厄則基 (Ezechiel) 亦一名醫。由西方景教徒，擅長醫學之事跡以推，可知東來景教士于醫道，必非門外漢。故景教流行中國碑頌有云：「僧教士」伊斯和而好惠……術高三代，藝博十全……更効景門，依仁施利，每歲集四寺僧徒（四修院修士）虔事精供，備諸五旬；餒者來而飯之；寒者來而衣之；病者療而起之；死者葬而安之！」可見景教徒究竟在中國醫學上有何貢獻，惜文獻不足，僅留一二鱗爪耳！王吉民伍連德合著中國醫史之英文本，八開，七百餘頁）卷二第二章論「中國與西醫最早之接觸」有云：「六三五年，河南省已建立景教寺。彼處景教徒作醫藥之活動，自屬可能。」陳邦賢中國醫學史謂唐代由波斯輸入本草內，有「渾提葱」「指甲花」「沒食子」「藍」「砂糖」「葶蘿」「千年裏」

「橄欖」「皂莢」「阿勃參」等名目。艾儒略神父職方外紀說：「阿勃參」（可製軟膏，治皮膚病，價值與黃金同）是『唐代因景教關係，從波斯輸入。』據此，則以上諸本草，似必不止一種，係景教徒攜入中土的。新唐書拂菻傳云『有善醫能開腦出蟲，以愈目昏。』唐中葉杜環經行紀述『大秦人善醫眼及癩，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陶宗儀輟耕錄卷二十二曰『任子昭云：何寓都下，時隣家兒患頭痛，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開額上，一小蟹堅硬如石，尙能活動，頃焉方死，疼亦遣止……信西域多奇術哉。』按此回回醫官之穿顛術 (Trepanation) 實得之于大秦。大秦或拂菻，指東羅馬及猶太等信奉基督教之地方。舊唐書拂菻傳云『高宗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遣使獻底也加 (Thearique) 一名「底野迦」。唐顯慶四年（六五九年）蘇敬撰新修本草，五十四卷，已散佚，惟有手抄殘本十卷，天

平三年（七三二年七月十七日）田邊史跋，尙保存在日本·第十五卷「獸禽部」曰：「底野迦，味辛苦，平無毒，主百癆，中亞客，忤邪氣，心腹聚，出西戎。」按「底野迦」乃一世紀羅馬皇奈洛侍醫，安妥馬果（Andromachus）所發明。職方外紀云：「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瑪斯古，土人製一藥甚良，名「的里亞加」，能治百病，尤解諸毒。有試之者，先覓一毒蛇咬傷，毒發腫脹，乃以藥少許嚙之，無弗愈者！各國甚珍異之。」按唐高宗篤信景教，此次（六六七年）拂林使團，或是由羅舍及烈等教士率領？册府元龜卷九七一云：「貞觀十八年（六四四年）正月，波斯王子繼忽婆來朝，獻香藥犀五等。」卷九七五載：「開元二十年（七三二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大德僧（景教士）及烈（與六六七年時之及烈不同）來朝。」來朝必有貢獻，及烈貢獻何物，雖未說明，然由繼忽婆獻香藥推之，似及烈亦有醫

藥之進獻？

景教流行中國碑頌并序之繕書者爲「朝議郎前行台州司士參軍呂秀巖。」中國景教史專家佐伯好郎 (P. Y. Saeki) 在中華景教遺跡詳考內 (英文本第三九頁) 以爲呂秀巖與呂岳或呂巖同屬一人。呂岳亦名呂洞賓字純陽，俗稱八仙之一，又稱呂祖，爲道教別派，金丹教創始者，據呂祖全書 (共三二卷) 內述呂氏「化水成酒」「江陵醫眼」「趙州醫跛」「大雲會食」(卽旬日攜少許麵至自炮設，數百僧皆飽足)。又卷二二，救劫經咒「天微」「地真」「證仙」「體道」諸文字，頗多基督教義成分；由此二點呂岳曾爲景教徒，而與呂秀巖同爲一人。似屬可信，其縮名之原因，似爲武宗壓迫景教徒而畏蒙難之故。如果此意見不錯，則唐時景教在醫術方面多擁一名醫。誠以呂岳精通醫道，且如伏羲，神農，黃帝，等被後世推爲醫神矣。

當時景教徒的醫術，即對於日本亦已發生關係。木宮泰彥中日交通史「遣唐使一覽表」第十次日本遣使于七三六年。（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日聖武天平八年）歸國時，唐遣遣使者，有唐人袁晉卿、波斯人李密醫諸人。木宮泰彥在「歸自印度人與西域人」一節內謂「李密醫事跡，雖不明，由其名推之，殆精于醫術者？」——誠然，據比屋根安定支那基督教史第四章四節五節所述：李密確係擅長醫術者，乃景教教士。波斯厄德瑟醫學院出身。嘗仕于玄宗朝；玄宗開元二四年（公元七三六年）與景人（景教徒）皇甫等攜玄宗國書出使日本。先是天平二年，日本光明皇后在皇后宮側，設立施藥院。此番李密出使，特至施藥院遊覽參觀。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年）受道士趙歸真慫恿，下詔拆毀天下釋教寺廟四千六百餘，勒令二萬五百僧尼還俗。大秦寺穆護僧（即景教博士教師）二千餘人（或云三

千），悉被放逐；沒收他們的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由是景教頓形衰落。厥後經五代之亂，中國景教幾至絕跡，而他們醫學之一線曙光，亦黯然無覩！

B 回回教之間接關係：陳邦賢論阿剌伯醫藥輸入中華云：「亞拉比亞醫學主要的功績，在融和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的醫學，傳之後世，而爲今日歐洲醫學的基礎。亞拉比亞的醫學，非常發達，在八世紀的初年，至十五世紀之末，亞拉比亞人在中國通商，非常活躍，因此藥品（和醫術）就漸次輸入中國。」考大食與唐交聘，自唐永徽二年（六五一年）至貞元十四年（七九八年）百四十年間，已有三十七次；厥後與遼宋交聘，自遼天寶三年（九二四年）至宋開禧間，（一二〇七年）二百八十四年間，共三十九次，可見大食與中國關係之密切。宋史大食傳：「太宗（宋）問其國所出。對云：惟犀象香藥

·「又云：『雍熙（宋太宗）元年（九八四年）國人花茶來獻花綿，越諾，棟香，白龍腦，白砂糖，薔薇水，琉璃器，』又去：『淳化四年（八九三年）大食船主蒲希密上言……謹備蕃錦藥物，附以上獻；乳香八百斤；薔薇水百瓶。』又云：『至道元年（九九五年）其國船主蒲押拖黎齋蒲希密上表，來獻白龍腦一百，全臘腩臍五十對，龍鹽一，銀合銀藥二十，小琉璃瓶白砂糖三，琉璃甕千年香船上五味子各六，琉璃瓶船上編桃一，琉璃瓶薔薇水二十，琉璃瓶乳香山子一座。』由上面記載，可知當時，阿刺伯人于七十餘次與中國交聘中輸入于中國之藥物極多，而與貢品俱來之醫師想亦不在少數，誠以當時阿刺伯爲醫術最盛之邦，而來中國之回回類多以賣藥爲業。據日人文學博士瀨川秀雄研究之結果，九，十世紀，僅在報達一城有醫師八百六十名之衆！然阿刺伯醫術發達之原因，固得力于回回教

賢明的君主奧孟蘇(Al-Mansur 712—775)哈隆(Haroun al Rasid + 809)奧孟門(Al-Ma-Moun 813—833)等「哈里發」之提倡獎勵。而「哈里發」之提倡學術之成功，則全賴波斯基督教徒之協助。「哈里發」佔據波斯，深知基督教徒，聰明了達，遠勝本國沙漠地之游牧民族，故關於文化之職任，率委托于基督教徒。史家記奧孟蘇哈隆內廷之科學家，天文家，醫學家，化學家，哲學家，全屬基督教徒。其中傑出者，有六品修士博底索(Gabriel bar Boktiso)哈隆之大醫，六品修士何南(Hunay ibn Ishag)謨達瓦基(Al-Mutawakkil)之大醫，醫學家郭路加(Costa ben Luca)等；他們將希臘的醫學，天文，數學，等書籍大批地譯作阿刺伯語，他們擔任各學校教授，經理圖書館，天文台，醫院，博物館。以後阿刺伯產生許多天文家，醫藥家：如 Alkindius + 873, Anchasius, Alfraganus, Rhazes 860—

932, Abategni + 929, Afrabi + 949, Haly ben Abbas 994, Avicenna 980—1036 等都是基督教徒的弟子或同學。由是觀之，如謂阿剌伯學術，爲基督教徒所產生，亦不爲過。故回回醫術傳入中土，謂係間接受基督教的影響，諒無不可。茲引一事，以作本節之尾語。黃復休茅亭客話卷二載有李珣事，李珣之先爲波斯國人，隨唐僖宗（八七四年頃）入蜀，其弟李玟字延儀，舉止文雅，頗有節行，以鬻香藥爲業；善弈棋，好攝養，以金丹延駐爲務。家無餘財，唯道書藥囊而已。據李時珍本草綱目謂李珣，著海藥本草，多記海外名香奇藥。惟此李珣，據陳垣回回教入中國史略，謂爲回教徒，亦如元末擅長醫術之丁鶴年爲回回。

II 元代基督教醫學史之鱗爪

A 基督教復興——蒙古諸王多信基督——自唐武宗（八四五年）酷烈

教難後，景教徒相率逃亡；及八七八年，唐僖宗乾符五年，黃巢在廣州（或作潞浦）慘殺回回猶太及基督教徒十二萬！從此中國景教，似乎完全消滅。九八〇年，報達城宗主教艾帝朔一世（Abdiso）派修士六人，內一人名納吉蘭（Nadjiran）調查中國景教；結果，一無所睹，全中國只剩下一個景教徒！一〇〇七年，哈刺契丹（東遼）王聖宗，因聞天語警告，率臣民二十萬信奉基督教。一一七七年，契丹基督教君王有名鐸德若望（Prebre Jean）（原名珠爾汗爲遼末帝）與教宗亞立山三世通使。教宗遣太醫斐理伯充作使臣。一二一九年，元太祖鉄木眞成吉思汗（一一五五—一二二七年）征服哈刺契丹在古諸國。蒙古可汗中，多有與契丹在古基督教皇家女子結親；因而得認基督教。元太祖成吉思汗因基督教天文家（或占星者）預言蒙古王必勝契丹，後果如所言，故特厚禮基督教徒。太祖第三子窩闊台太

宗(一二二九—一二四一年)之后，乃馬真，名脫列哥那(Tourakine)，信奉基督教；其父乃蠻王伊難赤亦基督教徒。太宗長子貴由定宗(一二四五—一二四八年)因其母后乃馬真，信基督教，優遇教友極隆。皇宮與聖堂接近，宮內多主教司祭修士。大臣喀達克(Quadak)鎮海(Cinqe 見元史)及宗室貴胄多人，均信教。一二四六年，定宗與教宗英諾生四世通使。一二四八年一月四日在聶思脫里派主教馬拉基(Malachie)手領受洗禮。亞布法拉來錫得丁(Rashid-Eddin)達味馬爾谷等，俱言定宗受洗事。太祖之孫，拖雷(歿于一二三二年)長子蒙哥憲宗(Mangu 1251—1259)乃基督教皇后所出，亦曾受洗。嘗與法國王聖類思通使；方濟各會士盧步樂(Guillaume de Rubruck +1293)充大使；盧修士在和林京時，遇一法國金銀匠，名葡雪(Guil. Bueher)葡氏托大使攜帶飾有避雷寶石之鞋帶，呈獻羅斯。憲宗屢

與王后古度台及太子巴爾都赴教堂崇拜天主。盧步樂及海屯俱言憲宗曾經受洗。馬可波羅行紀五一章謂成吉思汗之子，勿必烈汗之伯父察合台 (Djagatar) 皈依基督教，一二七〇年頃爲大突厥王。憲宗弟忽必烈世祖 (1230—1294) 雖信喇嘛教，尊西僧八思巴爲國師，號大寶法王。然對於基督教亦極尊重，左右待衛，及內外大臣，多基督教徒充任。嘗遣馬可波羅攜國書至羅馬請教宗多遣教士東來傳教。于一二九二年，批准方濟各會士真福孟高味諾 (Monte Corvino) 在汗八里大都建造教堂。並且世祖母別吉 (Berthe) 莊聖皇太后，信奉基督。死後奉安于甘肅甘州路之十字寺內。命也里可溫 (基督徒) 行禮。忽必烈兄旭烈兀 (1217—1265) 先後吞併呼羅珊 (Khorassan) 波斯迦爾太諸地，建立東韃靼朝或波斯蒙古朝。他于一二五八年，滅波斯報達時，因素與報達城總主教馬亦赫相識，未加害基督教徒。他本

人及撒古打尼白起(Sarkuthani Bagri)皇太后暨皇后脫古思可敦(Dokuz)均信基督教。旭烈兀可汗左右學者極多，敘利亞大作家亞布法拉(Bar Hebraeus)主教，學究天人，任可汗太醫。徒思人納速刺丁(Nasir ud-din 1196—1274)著名天算家，極蒙旭烈兀信任；可汗於一二五八年，令他在馬拉加(Maragha)建天文台，與大馬司城之莫內忒(Moneyed-ud-din ibn Ourzy)可疾云城之迺群(Nedjun-ud-din Kitab)毛夕旦城法固之(Fakha-ud-din)及梯弗利司城之瑟固等天文家，大規模地作天文之研究。一二六五年，旭烈兀王與脫古思后先後去世。Et. Orphélian之翰兒昂良朝史云：『信教大王，世界之王，基督教徒，衆望所歸之旭烈兀汗，歿于一二六五年(二月六日)。未幾(四月十一日)其可敬之脫古思可敦相繼逝世。二人慈善不在君斯坦定大王及赫肋納聖太后之下。』旭烈兀太子阿八哈(Abagha 1234—1282)繼任爲波斯汗。

其妃係希臘國王彌陀爾 (Michel Paleologus) 公主瑪利亞·阿·哈與羅馬教宗通使來往不絕。一二七八年，四月一日，教宗尼各老三世派遣五名方濟各會士，Gérard de Prato, Antoine de Parme, Jean de Ste Agathe, André de Florence, Mathieu d'Arezzo 攜國書，見阿八哈，及其伯父忽必烈汗，并勸他們進公教，一二八二年，王在哈馬丹天主堂慶祝復活節後第四天(四月一日)急病去世。阿八哈治波斯時，人材蔚起，除納速刺丁，製伊兒汗曆，著測天儀器曆算等書外，有名重一時之地理學家札馬魯丁牙庫忒，與波斯之一大音樂家阿白圖而謨愛明·阿八哈弟阿哈馬 (Ahna 1282—1284) 繼任，他爲旭烈兀第七子，母名勿推可敦，信仰基督。阿哈馬曾受洗，名尼各老，後改奉回教。阿哈馬死，阿八哈長子阿魯渾 (Arghon 1284—1291) 于一二八四年，卽位爲波斯汗。其妃烏魯黑可敦熱心信奉基

督教。其丞相猶太人撒都倒刺 (El Dowich) 擅長醫術，善理國政。阿魯渾舉朝奉教，與教宗並英法各信教國信使不斷。一二八八年，及一二九一年，教宗尼各老四世致書促阿魯渾從速領洗。又致書于前王阿八哈之妃禿黑丹可敦及另一王妃耶勒哈可敦 (Elegag)，盛稱二后奉教虔誠，佈道熱心。阿魯渾頗愛護基督教徒；一二八八年，遣把掃馬 (Bar Sauma) 主教，撒巴丁 (Sabadin Arkhaon) 也里可溫 (蒙古人稱基督教徒爲也里可溫) 及多默 (Thomas de Antusis) 至羅馬，與教宗通使。一二九四年其基督教徒王后禿黑丹可敦子乞合都汗 (Gaikhaton 1291—1294) 被害，伯都 (Bai dou + 1295) 卽位，伯都謙恭仁厚，喜接學者，爲良好基督教徒，並曾建教堂。阿魯渾之子合贊 (Ghazan 1271—1304) 於一二九五年爲波斯汗。合贊雖信回教，對其督教亦表好感。教宗尼各老四世，曾致書勸合贊信奉公教，後

吉刺氏 (Doveger Hingila)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語釋典，克納嘉言，尊儒士。」

B 基督教醫士遍朝野：由上述蒙古汗傾向基督史實觀之，不難推知元代基督教之興隆一時。故當時基督教徒的醫術運動，頗為活躍，自屬意中事，試引証數端如下：

高桑駒吉中國文化史論「元的科學」云：「世祖之盛用外國人，西方的天文，數學，醫術，砲術，（如馬可波羅三人等造砲名）網攻諾 (Mongoneau) 克服襄陽) 建築術，以及測天機，及其他機械遂陸續傳來，而科學的發展乃大著……中國的醫術……及金時，始漸顯其勃興之機運；迨元乃稍稍歸于整備。如金元之際，有李杲……朱震亨……而醫術一門漸盛。在我們現在想來，這當是爾時阿剌伯及歐羅巴醫術傳來的影響所致。」所謂歐羅巴醫術，當然是其教徒

所傳遞的。

基督教徒善醫，此史家所公認，華力士 (Wallis Budge) 忽必烈朝之修士導言有云：「中國人，韃靼人，突厥人，波斯人，亞爾墨尼亞人，及幼弗拉得流域和阿刺伯人，相率信仰基督教，因欽佩該教教徒的卓異的聰明，強悍的體魄，尤其是醫學之高明，治病之豐富經驗和妙手回春之本領！」又云：「忽必烈特別重用基督教徒，是爲了他們醫學智識的淹博，及幹事的精明爲國民謀幸福之故。」

一一七七年羅馬教宗亞立山三世，遣太醫斐理伯充使臣，赴契丹勸國王率臣民信奉天主教。已如上述。

敘利亞大作家亞布法拉 (Abul Faray or Bar Hebraeus + 1286) 說佐元太祖太宗創業之名相，耶律楚材，確是基督教徒。如果蒙古史發凡之作者克勞斯 (Krause) 說的「成吉思汗窩闊台之顧問耶律楚材」

孔教徒也』一語，及陳垣在燕京學報第六期說的『耶律楚材崇佛斥道，其子耶律鑄信道擯佛』那話，與亞布法拉的記載無抵觸，那末元代的基督教學術志內，當添上一段佳話了！耶律楚材（1190—1243），遼東丹王突厥八世孫，父履精通天算，爲金世宗尙書左丞。楚材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于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卜筮，醫藥，釋老，儒道，及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召名儒梁陟王萬唐趙著等，直釋九經，置編修所於燕京，經籍所于平陽，家藏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下筆爲文，若宿構者，著湛然居士集西遊錄注。萬歷四四年趙琦美元故宮遺錄跋謂，耶律楚材攬有燕山志叙燕京往跡。一一一〇年，製西征庚午元曆。一二二六年冬，從下靈武。諸將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黃藥材兩駝，旣而士卒病，得大黃輒愈；所活數萬人。（一二五三年旅行蒙古

之廬步樂修士，記一景教教士，在克汗朝供職，習用大黃湯葯醫病。
○太宗素嗜酒，與大臣酣飲。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
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况五臟乎？帝悟，戒酒。一二四一年，
太宗病篤，醫言脈已絕。皇后召楚材問之；楚材請赦天下。翌日而
瘳。卽此三端：足徵耶律楚材醫道精明之一斑。太宗可汗之太醫數
人，皆西洋基督教徒特蒙寵眷。憲宗八年，（一二五八年）親攻四川
釣魚山。西域畏兀兒人月舉連赤海牙（景教徒），善醫，奉命修麴藥
以療師疫，賞白金五十兩。

馬可波羅行紀謂：『汗八里城諸基督教徒，及回教徒及契丹人
中有天文家（占星者）巫師多至五千人』其中似必有許多醫士。又云
『大汗年冬舉行慶節一切國王藩王，一切公侯伯男驃尉，一切天文
家，哲學士，醫師，打捕鷹人……皆至大殿朝賀！』

定宗太醫及大臣，多屬基督教徒。

一二五六年旭烈兀攻波斯時著名天文家徒思人納速刺丁 (Nassir-ud-din) 名醫哈馬丹人謨瓦非忒迪來 (Movaffik ed develt) 與來速迪來 (Reis-ud-develt) 出降，旭烈兀皆錄用之。

孟高味諾 一三〇五年書翰提及他遇着一個意國北部隆巴第籍內外科醫士。

來錫得丁 (Rashid Eddin 1248—1318) 敘利亞主教，爲當時名醫，嘗爲合贊汗太醫。後爲完者都丞相，在孫丹尼亞城出建學校醫院各一所，撰蒙古全史。

真福和德利遊記述：『某日皇上（泰定帝），三二二年自上都還大都時，予與孟高味諾主教出迎，皇上近臣侍衛多基督教徒。太醫院中，信徒充太醫者，八人，回回七人，餘則外教。』足見基督教

醫士佔優勢。元史云：『至元十九年（一二五四年）九月，窩俱藍國也里可溫主兀咱兒撒里馬亦遣使奉表，進七寶頂牌葯物二瓶。』

蒙古汗不但信任基督教醫士，且多熱心提倡醫術，例如波斯哈贊，博學多能，通悉蒙古語，阿剌伯，波斯，印度，迦葉彌兒，土番，中國，高浪等語，各國史，凡百技藝，化學，醫學，動植物學，礦物學，天文學，無不周知。且親身考察馬拉加天文台，又築天文台于台白利司，自運巧思，創造儀器。開辦學校，設立醫院，孤兒院，圖書館等。其弟完者都除任納速刺丁之子烏塞勒丁 (Auseil-din) 爲馬拉加天文台長外，復于一三〇五年，建築醫院一座，置醫師多人，附設藥物局云。

陳邦賢述：『元時客卿中常有醫士在內，例如富蘭克依賽亞 (Frank Isaah) 以方言家，天文家，兼醫士仕於元，且在一二七二

年開設醫院於北京。他如涅斯忒派（景教）的教徒，在河南造了許多教堂，同時兼行醫術。在十三世紀的後期，（應作前期）羅馬舊教徒到中國。一二九四年，法蘭西斯派教徒芒得考維奴約翰到北京，除傳教以外，亦兼以醫術為活動工具之一。——芒得考維奴即中華第一位總主教方濟各會士真福孟高味諾，他進修會前，曾任過軍人法官醫士等職，且做過細西利王斐得烈（Frederic）太傅和顧問；嘗稱為（Frater Minor Doctissimus et Scientissimus）「最博學最明達小昆仲。」他到北京，「亦兼以醫術為活動」，自然是名言正順，有如駕輕就熟。

陳君所述「富蘭克依賽亞」其人非他，便是元史列傳第一二之愛薛「富蘭克」即拂菻之別音。「依賽亞」乃一二八五年，波斯汗阿魯渾寄與教宗和諾略四世之國書內，所道及的（Ise, Ase, Isa, Isdi）和

元史之愛薛或阿錫頁同音。據專家伯希和(Pelliot)沙海昂(Charise non)與陳垣洪鈞等之考証，確屬基督教徒(元史稱也里可溫)。愛薛西域弗林，或作佛里(有謂係羅馬，有謂係君士坦定，有謂係耶路撒冷)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中統(世祖)四年(一二六五年)，命掌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後改廣惠司，(廣惠司，一二七〇年創立，掌修製御用回回藥物，及和劑，以療諸宿衛士，及在京孤寒者。)一二七二年，愛薛掌廣惠司，世祖于同年，遣人持金十萬兩，到獅子國(錫蘭)採辦藥材。一二八一年，因他通達西域語，奉世祖命出使，西北宗王阿魯渾。一二八五年，阿魯渾欲遣使至羅馬；愛薛也列使臣之林。後擢任秘書監。(秘書監掌歷代圖籍，并陰陽禁書)繼領崇福使，旋遷翰林學士乘旨，兼修國史。大德元年，(一二九九年)授平章政事，仁宗時(一二三二一年後)封秦國公，

(陳垣註釋，猶以大秦爲羅馬也。)卒追封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拂菻忠獻王·愛薛妻撒辣封忠獻夫人·有子五人。(新元史謂有子六人)均顯貴當時。長子野里牙(厄里亞)封秦國公，領崇福使·次子腆合(Denha)翰林學士兼旨·三子畢斯(依撒格)，光祿寺卿·四子闊里吉(喬治)同知泉府院事·五子魯合(路加)廣惠司提舉·野里牙在皇慶元年(一三二二年)封秦國公；天歷八年(一三六八年)任命領太醫院掌醫事，製御藥物，領各屬醫職·慕爾(Moule)一五五〇年前之中華基督教(二三四頁)及陳垣元也里可溫考均引楊瑀山居新語及陶宗儀輟耕錄(第九卷)醫學軼事一則云：『元統元年(一三三三年)順帝長公主之駙馬慶王剛哈刺咱，因墜馬得一奇疾，雙瞳失明，舌頭伸出，拖至胸目，諸醫束手·廣惠司卿聶只耳(Nazaire?)也里可溫人，嘗識此病，割去舌尖，塗以藥膏而愈』神乎其技矣。

景教徒善醫，再節錄元至順（一二三〇年）鎮江誌景教寺記，以供佐證：「大興國寺在夾道巷，至元十八年本路副達魯花赤薛里吉思建，儒學教授梁相記。其略曰：薛迷思賢（Smakand）在中原西北十萬餘里，乃也里可溫行教之地。愚問其所教者，云天地有十字寺十二，內一寺佛殿（基督教堂）石柱，高四十尺，皆巨木，一柱懸虛尺餘（馬可波羅曾親見之）祖師麻兒也里牙（Mar Elias + 1290）今馬薛里吉思（Mar Serge）是其徒，……十字者，取像人身，揭於屋，繪於殿，冠於首，佩於胸，四方上下，以是爲準。……公之太父可里吉思，父滅里，外祖撒必，爲太醫，（元）太祖皇帝初得其地，太子也可那延（成吉思第四子拖雷）病，公外祖舍里八（聰慧），馬里哈昔牙徒衆，祈禱始愈，克御位舍里八赤，本處也里可溫答刺罕。世祖皇帝召公馳驛進入舍里八，嘗贊甚侈。舍里八煎諸香果棗，調蜜和而成。

舍里八赤職名也。公世精其法，且有驗，特降金牌以專職，……九年同賽典赤平章往雲南，十二年往閩浙，皆爲造舍里八，十四年欽受……鎮江府副達魯花赤，雖登榮顯，持教尤謹，常有志于推廣教法……遂休官，務建寺。建大興國寺，雲山寺，聚名山寺；又于丹徒縣，建四瀆寺，高安寺。大興國寺側，又建甘泉寺。杭州薦橋門建樣義忽木刺大普興寺……公忠君愛國……且敕子孫（守）舍里八世業。

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下『西域人居處效華俗』節稱，薩德彌實，有瑞竹堂。吳澄文正集有瑞竹堂經驗方序云『盱江郡侯，蒞官餘暇，注意于醫藥，方書之事，遇有得必藏之，積久，彌富，題曰瑞竹堂經驗方。侯名薩得彌實』按薩得彌實之音甚似（Seth Michell）譯音，則此人疑是也里可溫，姑誌之以待專家考証。

III 明清之際入華天主教士在醫學上之成績

A 西學先驅：元滅明興；因誤解之國家主義，我國基督教士受摧殘，兼以回王鉄木耳威霸西亞，歐洲教士東來陸路打斷；又因歐西黑死病猖獗；方濟會士染疫死者三分之二。以致中國教士絕跡，基督教埋沒！迨東印度航路發現後，西方教士，遂謀由海路到中國重新開教。一五五二年，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首先到廣東對岸上川島，因中國海禁極嚴不得入中國內地！以後三十年間，耶穌會士，多明我會士，奧斯定會士，方濟各會士，絡繹東來，在海邊徘徊，想法踏進中國內地傳教。一五五五年，葡國耶穌會士巴來多 (Mel. Nunez Baretto 1520—1571) 到上川島，廣州，澳門。一五五六年多明我會士戴十字 (Gasp. de Cruz) 研究漢學的先進者，到廣州

小住一月。一五六三年間，澳門已有八位耶穌會士。一五六五年，白來士 (Franc. Perez) 到廣州一行。一五六八年，賈乃祿 (Melchior Garneiro) 來澳門。一五七五年，西班牙奧斯定會士海拉達 (Martin de Herrada) 和馬林諾 (Jer. Marino) 到福建浙江。一五七九年，方濟各會士亞發洛 (De Aflaro) 及厄納爵 (Egnatio) 也到廣州。直到一五八三年，九月十日，利瑪竇 (Ricci 1552—1610) 與羅明堅 (Rugieri 1543—1607) 才得在兩廣省會肇慶駐住。從此中國天主教再度奠下永固基礎，教士源源不絕，教務蒸蒸日上；學術貢獻，大顯異彩。而醫藥成績，亦頗可觀。惜教胞們，對這點，似乎不甚注意！因探討「西學輸入者」，往往分門別類歷舉天文，地理，數學，砲術，物理，機械，音樂，美術，等科而詳論之。至于醫藥一門，大都隻字不題，而說明比較詳細者，還要算中國醫學史的著者陳邦賢。茲

錄其原文如下：『在一六〇〇年以後，歐人東來者漸衆，與傳播新醫學于中國有關係的人，也更多了：有名的如鄧玉函 (Jean Terrenz 1575—1630)，在一六二一年到中國，他長于哲學，和醫學。他最大的工作，是修改日曆。對於醫學，也有相當的貢獻，所著的人身說概，是人體解剖學傳入中國最早的著作。卜彌格致遠 (Michel Boym 1659) 也到過中國，在醫學，有關於脈搏舌苔同簡單藥物闡明的著作的貢獻。拜倫寧 (Dominique Parrenin 1669—1741) 也有關於醫學上的翻譯。羅德先慎齋 (Brother Bernard Rhodes 1645—1715) 在一六九九年到中國。開始行醫，很得信仰。曾爲內廷治病，因獲愈而聘爲御醫。一七一五年，羅懷忠子敬 (Brother J. J. Costa) 抵北京，精于醫術，也曾被召爲內廷治病。他對於貧病，更能盡心醫治，不幸因此反染重症，于一七四七年去世。此外如安泰自得 (Brother

Etienne Rousset 1689—1756)、羅啟明耀東(Brother Emmanuel de Mattes 1725—1764)、日新懋修(Brother Louis Bassin 1712—1774)、韓國英伯督(Louis Cobet 1725—1780)同俄國的教士們，除在中國宣教，與貧苦民衆以不少醫療上的便利。此外如：艾儒略（應改利類思）、西方要紀醫學條，態三拔泰西水結冰法附錄，對於西洋醫學上所用的藥露，都有相當的介紹。據黃伯祿正教奉褒樊國樑燕京開教略中篇清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年），聖祖偶染瘡疾，西士洪若劉應等進西藥金雞納治之，結果痊愈，大受賞賜。『在當時的時候，澳門方面，西洋醫學更爲發達，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畧下卷澳蕃篇：『在澳蕃醫有安多尼以外科擅名。』又說：『藥露有蘇合油，丁香油，檀香油，桂花油，皆以瓶計，永片油以瓢計。』

又說：『別爲醫人廟于澳之東，醫者數人。凡夷人鰥寡梵獨，

有疾不能治療者，許就廟醫。……有發瘋寺，內居瘋蕃，外衛以兵，月有廩。」

這都是明末清初西洋醫學傳入中國片段的記載；由此可以知道，當時的西士，對於醫學實在沒有大規模的輸入，所以不能引起國人的注意。」

陳君書的例言云：『近世的醫學，如西洋醫學的輸入，日本醫學的輸入，極爲重要；這是新醫學的發軔，所以記載不厭求詳。』由「記載不厭求詳」之目標看來，那末上而明末清初西醫輸入的記載，似乎算得詳細了？然這並非「一網打盡」之意，可記之事跡尙多，試述於後：

B 開辦醫院：一八六七年，香港出版一小冊，名 *Os Chins de Macao* 著人係 *Maunel de Castro - Sampaio* 該書第五二頁上說

明清之際入華天主教士在醫學上之成績

「一五四五年前，葡萄牙人在寧波開闢一大市場，那時有天主教徒一萬二千；內八百名葡國籍，天主堂八座，醫院二所。」這二所醫院，確是中國最早的公教醫院。——澳門首任主教賈乃祿 (Melchior Carneiro 1519—1583) 於一五六八年，抵澳門；一五七五年，他的教務報告書有云：「我到澳門之後，即開辦醫院一座，教內教外，一律收容。又設立慈善會，專以輔助貧寒者。」費賴之云：「在澳門賈氏造醫院兩座，一座收外教，一座收教友。論者謂賈主教，是中國公教第一個慈善機關創辦人，也是把西方醫藥輸入中國的第一人。一五九四年，澳門之公教公學，設有圖書館，觀象台，及藥房一所。」——清朝全史（一五七頁）論利瑪竇云：「萬歷二十六年（應改二十三年即一五九五年）有從北京經過該府（韶州）之大官某（石侍郎），其子偶病，乞治于彼，果愈。」一五九九年利西泰更于南京設立醫院，

熱心療治」又利氏在韶州與南昌籍良醫王繼樓友善，一五九五年，因王醫士之推薦，利公得在南昌開教造堂。野護編卷三十，述利公：病時，塗擦蘇合油遍體云，其國療病之法如是。」據此：我國開教功臣利瑪竇，非特在天文地理數學上創造驚人新紀錄，而且在醫藥席上也是一位上客（註）。杭州傳教神父（一六二〇年）艾儒略（1582—1649）職方外紀（一六二三年杭州刻印李我存楊淇園瞿式穀各作序）論歐羅巴天主教國度情形云『……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數十，有中下院，處中下人，有大人院，處貴人。凡貴人若羈旅，若使客，偶值患病，則入此院。院倍美于常屋。所需藥物悉有主者掌之。預備名醫，日與病者診視；復有衣衾帷幔之屬，調護看守之人。病愈而去，貧者量給資斧，此乃國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併力而成，月輪一大貴人，總領其事。凡藥物飲食，皆親自驗視之。』（卷二）艾氏

(號西來孔子)這段介紹歐西醫院文字，對中國當時社會有否發生影響，無從摸索。天主教方面，有件事很值得注意的爲癩瘋院之創設。一七二二年，廣東傳教法籍司鐸謝開(Jacques 1688—1728)謂廣州郊外，有一座公教癩瘋院，收留許多被人捨棄之長癩者。儲斐理(Phil. Cazier 1677—1722)神父奮不顧身，療治病人，竟染癩瘋而死。馬若瑟(De Prémare 1666—1735)神父及其他多數同志嘗計劃各處造醫院立有嬰堂。

C 設立孤兒院及聖母會：孤兒院與醫術有密切的聯繫，其理甚明，無庸註解。而聖母會雖爲一純粹宗教社團，然會中許多善舉內，有顧慰疾病，撫育棄孩二項工作，因而與醫藥使發生關係，有敘述之必要。考十七世紀時，中華著名公教孤兒院，有以下數處：

① 度東佛山育嬰堂陸安德神父(André-Jean Lubelli 1610—1683)

設立。一六六四年上，據畢嘉神父之報告，身孤兒四百人。張貌理神
父 (Maurice de Baudory 1679—1732) 在廣東敷教，辦理育嬰事業
，最爲努力，號爲聖味爵第二。① 山西絳州育嬰堂，係高一志神
父 (Alphonse Vagnoni 1560—1640) 于一六三〇年創辦，收棄孩三
百人。一六三四年，絳州大飢，柯麥士修士 (Emm. Gomez 1602—
1644) 在育嬰堂服務，熱心非凡，一人兼任醫生護士僕役諸職。②
揚州育嬰堂，由畢嘉神父 (Jean Gabiani 1623—1696) 于一六六四年
創辦。③ 同年江南傳教神父潘國光 (Fr. Brancati 1607—1671) 創
立「天神會」即育嬰堂之別名。明季良醫，崇明徐啟元若望，係潘公
所勸化；一六三八年於上海受洗。④ 江西饒州育嬰堂，一七一五年
頃，殷弘緒神父 (F. X. D'Entrecolles 1662—1741) 主持該堂，勞績
丕著；某年瘟疫流行，殷公治下教友，不顧危險，問候疾病，施醫

送藥。

最先成立的聖母會遠在利瑪竇時代，一六〇九年，北京有李之藻門生某富翁，信教，洗名路加，被任爲聖母會領袖。會友四十人，多智識階級，專務行神形哀矜，顧慰貧病，講道傳教，酷似今日的公教進行會。同年，羅如望神父（Jean de Rocha + 1623）在南京設立同樣的聖母會。越二年，高一志（本名王豐肅），且在南京創立第一個女子聖母會，取名「天神之后會」。Bartolli 神父，載常日南京女子聖母會之情形說「他們各人將所有全數捐入公款，爲扶助貧寒孤寡，……會友對於病人，更仁愛非凡，爲病人聘醫購藥，煎湯送水，日夜伺候！」上海聖母會，係一六一一年，郭居靜神父往杭州開教前設立，會友多優秀份子，徐光啟似曾爲會友；徐閣老孫女，許太夫人甘第大，係上海女子聖母會（一六八三年成立）領袖；夫

人所辦善事不勝枚舉，稱爲中國之聖女德加辣。高一志神父，于一六三四年，設立山西聖母會，會友四十人，領袖爲一官員段伯多祿，尤關心收養棄孩。一六三二年左右，湯若望在北京設立女子聖母會。明朝妃嬪信教者，多入會。一六六〇年汪儒望 (Jean Valat) 在山東濟南傳教，先後設立女子聖母會八處。

D 溝通醫術：利瑪竇未到中國前八年（一五七五年）七月，宇宙學家奧斯定會士郎丹達 (Urdaneda) 的同事海拉達 (Mart. de Her-rada 1533—1576) 和馬林諾 (Jer. Marino) 計劃實現聖方濟各學術傳教的主張。由呂宋到漳州及杭州，首先作學術運動。海氏遊記一五八五年出版，風行歐洲，著第一部漢文典字彙 (Arte Y Vocabulario de la Lengua China) 海氏曾購辦百餘部中國書；浙江版居多，運到馬尼刺。書分地理，國庫，稅務，造船，歷史，朝政，祭祀，信仰。

司法，天文，外國地理，聖賢，遊戲，音樂，數學，建築，風水，占星，相術，尺牘，養馬，算命，朝禮，兵器，本草，醫藥，產科等類書，內容完備，堪稱「萬有文庫」；介紹學術之功，非同小可！不幸這位博學者，次年在呂宋被人謀殺！一五八〇年，差往我國傳教的奧斯定會士孟多舍(Gonz. de Mendoza)著一部中國歷史，是以海氏購置的典籍爲根據。以後有四位在杭州傳教的耶穌會士卽金尼閣(Trigault 1577—1628)曾德昭(De Smedo 1585—1658)何大化(De Gouvea 1592—1677)及安文思(De Maga Shaens 1609—1677)，先後撰過中國史，介紹我國思想博物于歐西。且金尼閣，于一六二〇年，由西渡歸抵澳門，攜來西書七千部，內有動植物醫藥諸書不少。

羅瑪林哲學會會員，德人鄧玉函(Terrenz 1576—1630)一六二一年蒞杭傳教。一六二九年進京，與龍華民，湯若望，羅雅谷，諸

教士暨徐光啟，李我存，李天經，等教友入歷局修改歷法。鄧氏不但是天算大家，且是哲學家，語言學家，通曉猶太，迦爾太，希臘，拉丁，法，英，葡，諸種文字，尤其是有名醫家。著 *Commenta al Tesor Mexicano* (墨西哥醫學寶庫) 人身說概二卷，又編 *Pinus Indicus* 藥書，是他發現的五〇〇種本草，和多種魚介爬蟲昆蟲動物等標本目錄。這書足與 *Christophe à Costa* 之 *Traites des drogues et des Simples des Indes* 抗衡。與鄧玉函媲美的良醫，是卜彌格 (Boym 1612—1659) 司鐸，其父爲波蘭王薛齊蒙第一大醫。著中國植物誌(七五頁，拉丁文一六五六年出版。) 一六五六年，自交趾寄呈托斯監公爵「解蛇毒石」二枚，附以說明。一六五七年，著中國脈經論(拉文) Remuset 以爲該書，是晉時大醫令王叔和脈經之譯著。此外尚有中印獨產樹菓，中算，中醫，中國輿圖，中國動物誌

，中國志等稿本。

我國開教三大柱石之一，明相徐光啟（一五六〇—一六三二年），嘗從利瑪竇學西洋科學；精通天文曆算火器，對於醫學，亦頗有心得，他的農政全書六十卷，討論與醫藥有關係的動植物甚多，尤其是自四十六卷起五十九卷，所採取明周憲王朱橚著的救荒本草。他的文學傑作毛詩六帖，第五帖研究博物；將詩經中草木蟲魚，加以詮註，頗多發明。衛匡國（Martini 1614—1661），羅馬學院畢業，專修數學于博學司鐸格雪（Kircher）門下。杭州傳教數載，葬于杭西郊大方井。著中國新地理（一六五五年出版，原文拉丁譯成數國文）十七幅圖，一百七十一頁文字，詳論各省人文自然地理，內有數種罕見本草，西人耳聞「人參」之名，自衛公始。以後殷弘緒（D'Entrecolles 1662—1741）及杜德美（Jartoux 1668—1720）各著

人參考。南懷仁神父 (Verbiest 1623—1688) 嘗著吸毒石原由用法。
吳君多祿神父 (P. Fourreau 1700—1749) 作「中國性病」之探討。赫蒼
璧神父 (Hervieu 1671—46) 翻譯圖註脈訣辨真一書爲西文。南莪德
主教 (Laimbeckhoven 1707—1781) 討論中國醫學。韓國英神父
(Cibot 1727—1780) 除許多博物學著作外，對於「天花」「中華秘方」
及「種痘」「保心石」「鹿血」「礪砂」「辰砂」等，寫過專門論文。殷弘緒
神父，亦曾研究中國種痘法。交趾廣東傳教士盧來祿 (Loureiro 1715
—1796) 精通數學，物理學，更擅長植物學；嘗搜集印度支那華南
一帶本草，共一二五七種；編書名 *Flora Cochinchinensis* 二厚冊
，四開本。

E 進講解剖：康熙性好學，五歲（一六五九年）即讀書。八歲登
位，十七八歲時，讀書過勞，至于咯血。自二十歲起，更決意探求

西方知識。令南懷仁徐日昇(Pereira 1645—1708)閱明我(Grimaldi 1639—1712)三神父，常侍左右，講授西學。南教天文地理算術哲學。閔教物理機械。徐教音樂。南年邁，一六八五年，薦安多(A. Thomas 1644—1709)神父以自代，教物理，實驗，和應用幾何，算術。一六八九年，更召白晉(Bouvet 1656—1730)張誠(Gerbillar 1654—1707)至內廷，命聯同徐日昇安多每日輪班，至養心殿，以滿語講授幾何，測算，天文，物理，哲學等科。即或臨幸暢春園，(城外十二里)及巡行外省，必令張誠等扈從；或每日或間日講授西學。講義翻譯爲滿文。張白合編幾何原本，實用幾何等書，共十八或二十種科學講義。康熙以中國醫學不尙解剖學，遂更進而研究人體之解剖。張白乃採用歐洲當時第一流醫學家，既科學研究院會員魏疑(Guichard de Verney)醫書，編成解剖學講義，附以數幀生理衛生

掛圖，更備辦儀器，設立實驗室，研究醫化學，精製「舍利別」等藥品。一六九九年，巴多明 (Parrenin 1665—1741) 神父到北京，任內廷侍講，復授天算諸科，詳講解剖。用法國聞名醫家狄翁 (P. Dionis + 1718) 之人體解剖爲課本，復置瑞典解剖專家白多林 (Bartholin + 1680) 之解剖圖。巴多明把血液循環之原理，及其他最新發明的醫道，詳爲解釋。且費時五年，將狄翁人體解剖八卷，譯成滿漢文，附自著第九卷，討論化學，及其原理，說明毒藥性質，和解毒之方。其書滿文稿本膽抄三部，分藏於文淵閣，暢春園，及熱河避暑行宮。漢文稿本兩部，珍藏圖書館，嚴禁攜出借抄。康熙致力西學，先後共十餘年，于是天象，地輿，曆算，植物，音律，兵法，醫學，西域，拉丁文字，無所不通，可謂博矣！而教士勤講之功，亦云偉矣。

F 充任太醫：康熙二四年（一六八五）二月，帝問南懷仁在澳門

有否熟練曆法及善精醫學的西士否？懷仁應曰：「熟練曆法者有法人安多，善精醫藥者不知尚有人否。」以前曾有黎伯度神昆 (Ribeiro 1586—1654) 和費桂多 (Figueredo 1589—1655) 神昆在澳門任看護士。又柯麥士神昆 (Gomez 1602—1644) 在絳州行醫，殊著名。懷仁感覺教士中缺少醫學人才，旋于同年八月，致書耶穌會會長德諾葉 (De Noyelle)，乞即派擅長醫術教士來華，備皇上召用。會長了解此項請求的重要性，遂注意選派醫士陸續東來。一六九二年盧依道神父 (Luci 1671—1738) 以精通醫術，奉命進京。康熙第九子遊韃韃，充隨行醫士。一六九三年四月，康熙患惡性瘧疾；太醫無可奈何。皇上憶及白晉，張誠歐西帶來金雞納霜靈效無比，私自服用，當晚熱退。五月瘧疾重發，太醫院束手無策，張誠，白晉，洪若翰 (De Fontaneg 1643—1710) 進金雞納霜。四臣試驗給瘧者服之即愈。

• 四大臣又自服亦無恙。皇上乃進用。不日即告痊癒。大加褒獎。賜皇城西安門內大廈一所，作教士住宅。而皇上益信西士之妙手回春，令西士入廷或隨駕，充當太醫。考當時一百餘年間，教士中諳熟醫術者，除上述者外，共計十五人，茲列表如下：

- 1 樊繼訓神昆 (Frapperie 1664—1703) 內外科藥劑師。
- 2 包爾代神昆 (Bordes + 1710) 北京若瑟堂藥劑師。
- 3 何多敏神昆 (Paramino 1661—1713) 外科專家。
- 4 羅德先神昆 (Rhodes 1645—1715) 外科藥劑師。
- 5 鮑仲義神昆 (Baudino 1657—1718) 一六九四年入內廷。
- 6 羅懷忠神昆 (Da Costa 1679—1747) 外科兼藥劑師。
- 7 馬德昭神父 (Gomes 1705—1751) 一七四四年，到北京，專心醫

治貧病。

明清之際入華天主教士在醫學上之成績

8 安泰神昆 (Rausset 1689—1758) 號「仁愛醫師」。

9 蘇州人陳多祿傳教士兼行醫 (1688—1760)。

10 隨彌嘉神昆 (Viera 1725—1764) 一七〇七年入內廷。

11 羅啟明神昆 (De Mattos 1725—1764) 一七五一年充乾隆太醫外科。

12 巴新神昆 (Bazin 1712—1774)。

13 徐博拉神父 (Cipolla 1768—1805)。

14 葡籍醫士神父 (失名) 一七七三年，與毛立志神父 (Moritz 1738

—1805) 同抵澳門。

15 索德超神父 (D'Almeida 1728—1805) 欽天監監正，兼通醫術。

上述十五人中，以二羅樊繼訓巴新四人尤為著名。羅德先技術

甚高，治好康熙親信多名，由是大員有病，捨中醫而求診於羅。一

次用 Alkermes (健胃藥片) 愈好康熙心跳病。又一次除去康熙上唇之腫瘤。皇帝賜價值年息二十佛郎之金錠若干。耶穌會士用此鉅款，作傳教及醫院基金。羅懷德早年從名師習醫，一七一五年，以善醫聞，奉召入內廷供職。行醫三十餘年，不分貧富，一律熱心診治，不取分文，更設施醫局，及產科班，兒科班。以病人所贈酬金購買田地，藉充施醫局及藥房之維持費。康熙孫某，四五歲時，罹疾痢，諸醫束手，特諭樊繼訓診察，無如病勢太重，無法挽救。樊爲之付洗救其靈。巴新未來中華前，任波斯古里汗多默 (Thom. Kouhikhan) 太醫長，兼任王家數理學院院長。一七六五年，乾隆第五子胤生惡瘡，特召巴新進京救治，在內廷供職七年。

其他會士及俄國教士協同醫治：十七世紀間，隨耶穌會士而入中土傳教者，先後有多明我會士，方濟各會士，奧斯定會士，巴

黎外方傳教會士。據某統計表述：一七〇一年，中華宣教者，除耶穌會士五九名外，有方濟各會士二九人，多明我會士八人，外方傳教會士十五人，奧斯定會士六人。這批教士分居各省，建築堂宇，宣傳福音，根據傳教一貫政策，從事救濟工作，施診送藥；對於醫藥之貢獻，雖不若耶穌會士之煊赫，然其當仁不讓之犧牲精神有足多者。

一六八五年，黑龍江邊亞爾巴新要塞俄國駐兵，被我軍擄至北京，世居該地。由是俄國希臘派教士，亦到北京爲本國人傳道設教。俄國醫師往往與教士俱來。首先來者，爲莫斯科學院步拉爾醫士 (Pulart)；步氏于一七一六年，陪俄國大主教徐辣良 (Archimandrit Hilarion) 到北京。同年多波爾斯克總督卡卡林 (Gagarin) 因康熙帝之徵召，特遣聖彼得堡醫院外科，英人夏溫 (Thomas Horwin) 赴北京

充康熙太醫，爲時不及半年，即辭職。一七二〇年冬，復有英籍若望醫士(Johnof- Antermory)隨俄國欽使依斯麥洛夫(Ismeyloff)至北京。代跋 種痘傳入中國，僉以爲是一八〇五年，始於皮爾遜；或以爲是由西班牙人于一八〇三年傳入。然據中國遣使會史(Mémoire de la Congregation de la Mission)第二冊，五〇五頁所載：一八〇五年九月，遣使會士天文家兼製鐘師馬神父(Laz. Dumazel + 1818)與天文及物理專家李式能(J. F. Richenet 1759—1836)到北京。因嘉慶不好西學，令其撤回澳門。李式能乃毛遂自薦，托物理化學家冀德明神父(Jos. Ghislain 1751—1812)在帝前保舉，力言李「博學多能精通天文，地理，善製風雨表，能作當時最「摩登」的電流實驗，更擬實現大規模廣種牛痘之計劃，能爲社會造福。」準此種痘術傳入中國則必早于一八〇五年。李式能于一七九〇年頃避難(法國大革命

命)倫敦研究科學，預備來華傳教；必于是時習得種痘術，一八〇一年陽曆二月間，李與馬同抵澳門，則種痘術傳入中國，當以是始猶早于葡人二年，天主教士爲文化之先鋒，而非時代之落伍者，于此又得一證明矣。

〔註〕一六〇五年，萬曆三十三年，開封猶太教徒艾田上北京，拜訪利瑪竇，利氏將猶太文聖經示艾君，艾拜讀喜甚。田子名應奎字文所，能文善醫，精脈理，應奎子顯生繼父業，爲醫官。中國猶太教徒諳熟醫術者，在明永樂年間，有俺誠。開封周定王橚雅好醫術，撰救荒本草八卷，普濟方四百二十六卷，于水樂一十九年(一四二二年)傳令俺誠，勅重修猶太教堂。教堂中且供大明皇帝萬歲牌。周定王之爲此者，或者是因橚信仰猶太教，或者是因普濟方之編纂，有賴于俺誠。俺後賜姓趙，蓋酬其良醫之功勳也。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三日聖方濟各沙勿略瞻禮初稿

一九四二年四月五日耶穌復活三易稿

參考書目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

徐宗澤著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

蕭若瑟著

中國天主教傳教史

德禮賢著

正教奉褒

黃伯多著

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詩

裴化行著

科學家與宗教

作者拙著

農政全書

徐光啟著

職方外紀

艾儒略著

中國醫學史

陳邦賢著

支那中世醫學史

廖溫仁著

中國數學史

李儼著

歐化東漸史

張星烺著

十九世紀前中華基督教對於醫藥之貢獻

五八

中國文化史

高桑翰吉著

中國文化史

柳詒徵著

清朝全史

稻葉君山著

清代通史

蕭一山著

元史

中華二千年史

鄧之誠著

二十四史通政典經

支那基督教史

比屋根安定著

支那文化與支那學

後藤末雄著

東西文化流通

前人

中日交通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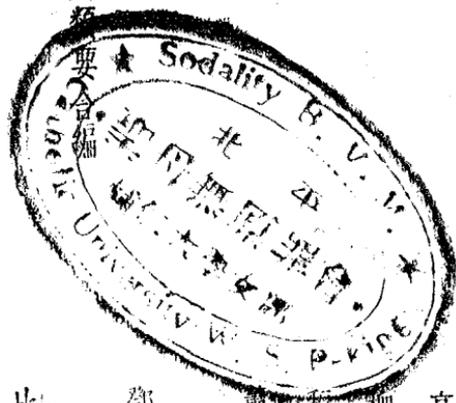
木宮泰彥著

馬可波羅行

Chavannes 註馮承鈞譯

元史譯文證補

洪鈞撰



多桑蒙古史

馮承鈞譯

西突厥史料

Chavannes 著馮承鈞譯

馬可·字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著

元故宮遺錄

蕭洵著

元也里可溫考

陳垣著

開封一賜樂業考

前人

輟耕錄

陶南邨著

萬曆野獲編

沈德符著

輔仁學誌

卷一 二期

東方雜誌

卷廿五 一號

國學季刊

卷一 四號

新北辰

卷三 四期

磐石雜誌

卷五 六期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par Pfister.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par Moule.

Christianisme en Chine. par Huc.

The Monks of Kublai Khan translated from Syriac. by Wallis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t. XI 1ère partie:

Eglise Nestorienne. par Tisseran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Bar Hebraeus, Persia, Arabia,
Syriac Literature.

Mémoire de la Congregation de la Mission en Chine.

L'Apport scientifique du Père Ricci à la Chine. par Bernard.

Collectanea Commissionis Synodalis, 1929, 1930.

Sacerdos in Sinis 1936.

Bulletin Catholique de Pékin 1934, 1936.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by Latourette, New York 1929.

The Nestorian Documents and Relics in China, by Y. Saeki.

Tokyo 1937.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by 王吉民 and 伍連德 Tientsin, 1932.

天主降生一九四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

年八月 初版

十九世紀前中華基督教
對於醫藥之貢獻

每冊定價三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江道源

發行者 顧若愚

印刷所 山東兗州
保祿印書館

發行所 山東兗州
保祿印書館

山東兗州教區主教舒准

◎ 版權有所翻印必究 ◎

24
3 11133
31

3 11133

31

